

永远的军嫂

■朱金平



你倒下的一瞬间，仿佛跌入我的梦境，至今我好像还没有从这个噩梦中醒来。在那个午夜的至暗时刻，你把一个军嫂的生命永远定格在 58 岁的年轮上。

星光闪烁的夜晚，我独坐窗前，思念的潮水在胸中奔涌。

认识你，也许是我人生偶然中的必然。从长江北岸的苏中水乡入伍时，我已是大龄青年了。在军营这所大学校园里，因为有了成长的沃土，我在新闻报道方面的特长得以发挥，被破格提干，并很快被人民海军报社看上了。社领导在电话中得知我还是单身时，很温暖地对我说：“你来报社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给你找对象。”于是，26 岁那年的秋天我一到报社，采通处的领导就带我在北京相亲，一下子给我介绍了好几个。不知为什么，虽然那些女孩都不错，可我总觉得不合适。

原来，我心中有个结打不开。我是母亲 48 岁生下的，父亲积劳成疾去世早，是母亲用全部的爱拉扯我长大。我参军远离家乡时，她已经 69 岁。不久，她身边唯一的孩子、我的小姐姐也出嫁了。每当想起母亲在风中飘动的白发和孤独的身影，我潜意识里就希望能在老家找个对象好陪伴她老人家。于是，最终在家乡亲朋好友的张罗下，我与你相识。你悄悄地告诉闺蜜说，打你第一眼看到穿海军制服的我就喜欢上了。但单位有同事不解地问我：“调到北京部队机关工作多不容易，怎么还回老家去找对象？”我说这样心里踏实。

那时，你的家在镇上，我的家在乡下，家庭条件悬殊，但你愣是不嫌我穷。你是家里的独生女，并不会干家务，可来到我家里什么活都干，连吃饭都比在自己家里多，把我老母亲高兴得满脸绽花。那年春节期间，当一辆自行车把你驮到我乡下的草屋，你便成了我的新娘。没有别的姑娘嫁娶时的风光，你却

毫不介意。很快，我回到北京，你仍在镇上的单位上班。那时，一周只有一个星期天可以休息。可每到周日放假时，你必定会带着一堆好吃的，骑着自行车，在乡间泥泞的小道上奔波 10 多里，去看望年迈的婆婆。每个星期日，我的老母亲总会站在桥头和路边，翘首等待小儿媳带来的快乐。即使刮风下雨，你也风雨无阻，因为你明白你是代表我去看望老人的。即使你怀孕期间出现强烈的妊娠反应，仍然按时去看望母亲。有人看你在路边呕吐，才知道“那是朱金平的媳妇儿”。冬天来了，你又给母亲做了羽绒服，老母亲心里感到特别温暖。结婚 6 年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满打满算还不到半年。只有来来往往的书信，成了彼此情感的寄托。我探家时，孩子不认识我，却悄悄告诉幼儿园老师：“我们家还来了个爸爸呢！”虽然我对家里照顾极少，你却无怨无悔。

1992 年的春天，在组织的安排下你随军来到北京。一旦工作稳定了，你就让我把老母亲接到北京来住。老人家生过 10 个孩子，尝遍了人间的所有苦难。来到北京，三顿饭你给老人做，早上烧好洗脸水端到老母亲跟前，晚上又把洗脚水端来，还帮母亲洗澡、洗衣服，并带着母亲逛公园，到天安门广场参观，老母亲说她一辈子没有享过这样的福。老人离开北京时，你倾家里所有，给老人买了回家的飞机票。回到家乡，老母亲逢人就夸小儿媳好。

后来我调到解放军报社，住房条件进一步改善。搬新家之后，你第一个想到的仍是把老母亲接过来住。于是，母亲 92 岁那年再一次来北京，你像保姆一样伺候着老人家。可她只住了几个月，就闹着要回家，说是自己不能这样享福，家里老房子需要她照看。

母亲回去后，心却留在了北京，时时记挂着我们，念叨着小儿媳的好。她在过了 100 周岁离开这个世界的那天，恰恰是你的生日。噩耗传来，你泪如雨下。我说老母亲选择这一天离世，也许就是为了纪念你的好。

对于独生子女的你来说，早把照顾好老人当作自己的本分，对待自己的父

母更是如此。两年后，当你在家乡安葬好因癌症去世的父亲，就把自己年过八旬的母亲带到我们身边照顾。一次，当你带母亲去医院看病时，才从她嘴里得知一个惊天的秘密：你原来不是她亲生的，你是从育婴堂抱养的。但你一如既往地善待养母，下班后常常挽着老人的胳膊散步。院子里许多老同志见此羡慕极了，说现在还能够挽着父母亲胳膊散步的孩子不多了。你的孝心无形中感动了对大院的许多人。于是，经过各部门层层推荐，你被评为北京市西城区的“孝星”。

对孩子，你也是倾注了满腔的母爱，使其健康成长。孩子年年被我在单位评为“优秀子女”、被学校评为“三好学生”，最终考上大学并读了研究生，走上了理想的工作岗位。你多次被我在单位评为“好家属”，我们的家庭也多次被评为“五好家庭”。

对于我的工作，你更是无条件地全力支持。无论我在办公室加班多晚回家，无论我在书房里深夜写作多久，你都从未有过一句怨言。只要你在家，菜不要我买，饭不要我做，地不要我扫，车不要我擦，你把一切家务承包下来，让我全身心地投入部队工作中。

每次我出差回来，你总会做上我最喜欢吃的饭菜等着，因为你老担心我在外吃不饱，吃不好。我写出的稿件或拍出的图片，你总是第一读者，常能提出一些令我感到惊喜的意见和建议。

人们常说，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，总是有一个成功的女人。我肯定算不上是一个成功的男人，却自以为是一个合格的军人，而你同样是一个合格的军嫂。这些年来，我先后荣获了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最高荣誉奖——长江韬奋奖，中国摄影界的最高个人成就奖——中国摄影金像奖，被原总部表彰为“贡献突出的专业人才”，新闻、文学和摄影作品在全国全军获得许许多多的大奖，出版过 40 多本书籍，多次立功。这里面都有你的功劳，虽然我从来不在你面前唱“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，也有你的一半”。

日子总是在“平平淡淡才是真”的时光里度过，我们也许少了许多花前月下

的浪漫，但收获了许多宝贵的精神果实。有一天，我开玩笑地问你：“怎么那么死心塌地地跟着我？”你脱口而出：“我就是喜欢解放军！”我又问：“解放军有那么多，为什么你就看上了我？”你眨眨巴眼睛，狡黠地一笑：“谁叫我遇到了你呢！”你还告诉我，自己从小就想穿军装，但没有机会，当个军嫂也算满足了参军的心愿。

也许是从小学到大学受到的崇军教育，你一直对解放军有着特殊的亲近感，特别喜欢穿军装。我每次发新军服，你总会偷偷地在卧室里试穿个遍，还照着镜子龇着牙欣赏自己穿军装的模样。一天，我当面揭你的老底：“哎，我发的那些新军装，你是不是都穿过？老实交代！”你脸一红：“瞎说！”然后，我们哈哈大笑作一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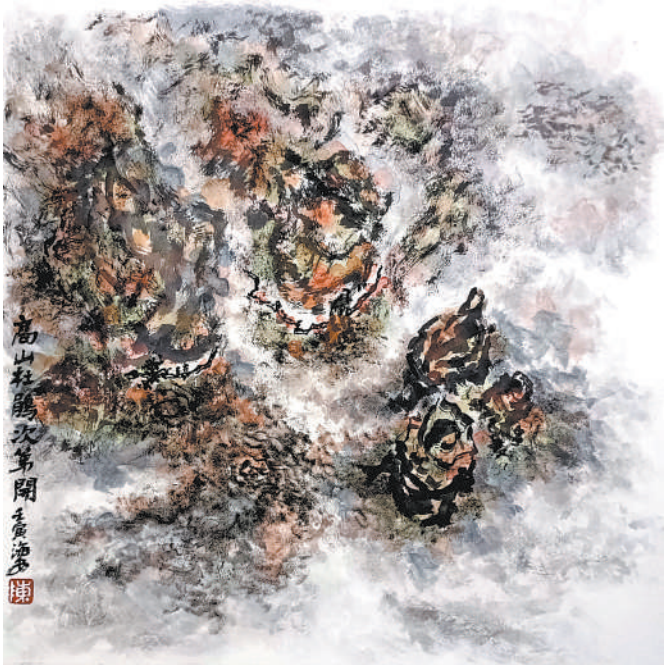
我知道你对军队的一切都有着深厚的感情。自从随军之后，你一直在军队机关工作，一直干到副处级职员。当那天你突然兴奋地告诉我，你已搬到我曾经工作过 10 多年的那栋非常雄伟漂亮的海军机关办公楼工作时，我不得不感叹“天遂人愿”。作为一个军嫂，你为此感到非常自豪，从而更加努力地工作，赢得了从领导到同事的高度赞赏。

时光飞逝，本来再过两年你也要退休了。我们曾畅想过，等你退休后，你可以和我这个穿了一辈子军装的人去云游四方了。但是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生的明天和不幸不知道哪个先到。就在那天夜里下班回来不久，你的生命因突发的脑梗戛然而止。

多少深沉的情愫还没来得及倾诉，多少美好的愿望还没来得及实现，一切发生得那么突然！我用撕心裂肺的呼唤再也叫不醒你，孩子悲痛欲绝的哭声再也不能让你睁开眼睛。你就这样轰然倒下，离我们远去了。

永远忘不了你倒下的那一天：2021 年 8 月 11 日，一个很容易让人联想到“八一”的日子。而今年的 8 月 1 日，恰恰是你阴历的周年。

从此，你把温馨的笑容留在了黑色的墓碑上。上面镌刻着一个平凡军嫂的名字——龚亚梅。



高山杜鹃次第开（中国画）

陈海安作

胜似雄兵十万

■刘 帅 曲红磊 孙宽飞

力防守空虚的华北重镇石家庄，进而攻占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。正在此时，平西情报联络站获悉情报，汇报中共中央以作兵力战略调动。危急关头，毛泽东同志一边在军事上周密部署，准备迎击敌人，一边筹划战斗散文，准备在政治上揭露其阴谋、制造舆论、瓦解敌军。毛泽东同志 5 天之内撰写发表了 3 篇战斗散文，极大地震慑了来寇敌军，摧毁了敌军的心理防线，提振了我军士气。最终，敌军放弃偷袭计划，我军取得石家庄保卫战的胜利。

历史的枪炮荡气回肠，有些子弹却悄然无声。细雨里，我们走进最后的展厅，烈士的名字一个个出现在墙上。他们生前留下的资料稀少，一生隐姓埋名、默默无闻，甚至直到牺牲，身边人也不曾知晓其真实身份。李培德、苏静、邹时、秦姐（杨凤兰）……他们是赶脚夫、是商人、是伙计、是农民，甚至是旧时代裹小脚的农家妇女，但他们更是英雄战士。

思绪随着展览翻飞，被一个中年女性的声音打断了沉思。红色的帽子和外套，花白的发梢下是清亮的眼神，她正是我们进馆时在门口负责扫码核验的工作人员。

“你们好，想问问你们是否还有关于他们的资料？”她指着墙上烈士们的名字，急切地说，“他们的资料太少了，全部都在墙上了。如果各位游客有其他的历史资料或信息，请及时联系我们……”再次望向展墙，那些简短的文字似乎厚重了许多。它们簇拥在这里，凝练一群人的一生，留下无尽的红色记忆。

小小情报站，如何胜似雄兵十万？我们心中已然有了清晰的答案。历史逐渐走远，红色基因融于血脉之中。一代人会老去，总有人正年轻。前辈们于此处埋名战斗，后来人也选择留在洵沟村，守着这青砖瓦房，延伸着历史的足迹。

汽车驶离纪念馆，山间细雨渐停，一抹红色的日光照亮了妙峰山。忆起离开展厅前，纪念馆工作人员热情的邀请：“欢迎你们再来。”

我们并非来客，并非告别，而是完成了一次精神的接力，从这里整装出发。



国防纪事

京西的山区，云雾迷蒙。妙峰山下，涧沟村里两棵大树依傍着一座小桥，菜车和村民来来往往。如常的烟火气里，一块砖红刻青的门匾映入眼帘：平西情报联络站。

如今，平西情报联络站纪念馆已成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全国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和首都隐蔽战线传统教育基地。当年，这方青砖瓦房原是一座关帝庙，情报人员常常装扮成香客在此联络发报。一些急需物资也从这座青砖小院辗转运往各处。

抬步迈进纪念馆，迎面是一组巨型浮雕，把隐蔽战线革命者秘密收发情报、运输物资等情景刻画得栩栩如生。浮雕上方，“胜似雄兵十万”6 个鎏金大字遒劲生辉。

虽然地处偏僻乡村，但是在战争年代，平西情报联络站是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社会部建立最早的大站，是根据地通往敌占区大城市的主要红色通道。从 1939 年至 1949 年 10 年时间，平西情报联络站秘密电波从未中断。著名的“三文退敌兵”正渊源于此。

1948 年 10 月，驻守平津的国民党军傅作义部，企图突袭我已解放但兵



初次见到长城，竟像是一节节裸露在戈壁上的土堆。18 岁那年，我报名参军，从湖北奔赴遥远的新疆。闷罐火车走走停停 5 天 5 夜后，进入嘉峪关地带。带兵的干部指着窗外说：“小伙子们，前面就是长城。”顺着手指的方向，我看见由泥土一层层夯筑而成的灰黄色墩墙，像一个个平顶的麦草垛，在戈壁中延伸。蝌蚪群一样的骆驼刺，在这灰黄色的“麦草垛”和戈壁滩上跳跃。这不免使我心里产生较大的落差。

第二次见到长城，是我考上军校提干后。这一年，原兰州军区接受了一部书稿的撰写任务，我被抽调到写作组。为加深对大西北防御历史的了解，我们一行到了甘肃考察。过去，我一直以为长城是雄踞在崇山峻岭的。到了河西走廊，才知道长城还横亘戈壁大漠。从西周时期以长城为背景的“烽火戏诸侯”，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自在战略要地修筑长城，历史上的长城始终是古代战争中的坚固防御工事。汉武帝派卫青、霍去病率军出击匈奴，派张骞凿空西域，设置敦煌等河西四郡，汉宣帝设置西域都护……数不尽的英雄故事在长城沿线不断发生，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在长城脚下接连上演。长城这道军事防卫线，同时成为经济、文化汇聚线。

汉长城中，河西走廊段的玉门关，因其为重要的军事关隘和丝路要道，被文人骚客一再着墨吟咏：“青海长云暗雪山，孤城遥望玉门关。”“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”“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”玉门关成为边塞长城关隘的重要意象。

20 世纪 90 年代，我从西咸边陲调到岭南部队。一次休假，我随战友到了宁夏。毛泽东同志那首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的词作，就是在爬过宁夏南部的六盘山时写的。南北走向的贺兰山横亘在银川平原与阿拉善高原之间，一条公路穿三关口而过。抬头望去，长城雄踞贺兰山脊。明代，三关口名为“赤木口”。明嘉靖年间，为提升防御能力，在关口外修筑了 3 道防御墙体，称为“三关口”。三关口沿线长城不仅是游牧与农耕的天然界线，也是两种文化碰撞的融合点。

战国秦长城在固原，全长 174 公里，堪称中国长城之祖，也是固原的“地面金矿”。“危楼百尺跨长城，雉堞秋高气肃清。”在盐池，长城留下了唯一一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雄关——长城关。而素有“宁夏八达岭”之称的青峡峡北岔口段长城，是宁夏明代长城建筑形制保存最完好的一段。我的宁夏之行，每一次凝视长城都有触摸历史的体验。有过汽车黑夜中迷路行进的艰难，有过抓一把长城脚下的沙砾就着干粮当晚餐的惬意，还有夜宿烽燧等待日出的难忘经历……行进在宁夏的长城路径上，我看到长城与黄河紧密相依，感觉长城是一条凝固的黄河，黄河是一道流动的长城。

脱下军装转业地方工作后，我参加了一次红色之旅——前往西柏坡瞻仰。组织方沿着当年毛泽东同志进京的路线，带我们从山西进入。到了山西，才知道中国最古老的长城在这里。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和赵国，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而修建最早的长城。山西长城按朝代可分为战国长城、东魏长城、北齐长城、北周长城、隋长城、宋长城、明长城、清长城。

其中以明代修筑的长城规模最大，前后共修筑 154 年，作为当时拱卫京都的屏障。

明长城分外长城和内长城。在爬外长城、登内长城的过程中，从当地导游的解说介绍中，我懂得了一些关于长城的知识：长城有时突然拐了弯，使人不好理解。其实很多情况下，是与水源有关。长城把饮用水圈在城内，把不能饮用的苦水留在外边。在山西，感到长城很像一条奇长的拉链，由东向西，横缀在中国北部的土地上。当它闭合时，就把两边的人连接在一起。当它拉开时，便把两边的人撕裂开来。

过了 50 岁，东方出版社决定出版我的第一本书，我被邀请到北京签订出书合同。出版社诚意安排到北京转一转，我提出到八达岭长城看一看。乘坐汽车前往八达岭，远远地就看到长城盘踞在山岭间的身影。到达关口，我开始从北一楼登高。我有些气喘，在原地休息片刻，加快节奏爬上北二楼。城墙上的路时缓时陡，一块块铺地砖石被游人的脚步磨出了一凹。巨石的底座不知镶嵌到地下多深，每个长石条之间的缝隙显得那么吻合。就是这石条一根接一根的累积，一链接一缝的咬合，居然绵延到万里之外的嘉峪关。抚摸那一方方灰灰的巨石，我就像触摸到华夏文明的沧桑；呼吸着长城上的空气，就如嗅到历史澎湃的涛声。

站在北七楼，我眺望长城内外墨绿的山，眺望顺着山岭延伸到远方的长城，脑子里不禁冒出“望长城内外，惟余莽莽”的词句，顿觉苍山如海。长城逶迤，直至融于群山与蓝天的朦胧中，如同一个古老民族那漫长的历史缓缓蠕动。而我脚下的长城，每一砖、每一块，多么艰辛地从岁月深处蜿蜒而来，一身残损、满面风尘……

起春秋，历秦汉，及辽金，至元明，上下两千年。跨峻岭，穿荒原，横瀚海，经绝壁，纵横十万里。从有形长城到无形长城，从血肉长城到钢铁长城，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。每当我想起长城，脑子里就会响起曾经风靡一时的歌曲《长城长》的旋律，没人的时候，不禁哼了起来……

抱着烟袋杆晒太阳，又想到凡树和凡春牺牲的事儿，心里不断念叨：“怎么一个大活人说没就没了呢？”阳光很好，但他心中难过，眼里涌出泪水。在泪眼模糊中，他看到乃武踽踽独行的身影，心中一下掀起波澜：“乃武啊，过来晒会儿日头吧。”

乃武笑苦中有苦涩，脚步也有些踉跄。乃明住一边让让，两人肩靠肩并排倚靠在墙上。乃明把铜烟袋铜人烟杆上挂着的烟包，隔着外皮用手指按满烟丝，把玉石烟嘴递到乃武嘴边：“吃一袋。”说着，还给点上了火。乃武深深吸一口，在腹中憋半天，然后慢慢吐出。烟雾在阳光照耀下看不太清楚，空中有一种波动却很清晰，乃明感到到乃武的脸有点模糊。乃明的嘴动了几下，却没有说出话来。乃武心里知道他想说什么，用肩膀轻轻扛一下示意他不要说，接着就又使劲吧嗒着抽烟了。

抽完这袋烟，乃武抬起右脚，在鞋底上用力磕净烟袋锅里的烟灰，含着烟嘴再使劲吹吹，又磕了几下，然后也装满烟袋锅把玉石烟嘴递到乃明嘴边。他替乃明点着火后，拍拍乃明的肩膀，无言地告辞了。

过一会儿，身后传来乃明一句狠狠的话：“我今天就去给小三报上名，让他到队伍上使劲打鬼子。”

乃武一怔，眼里发热。他抹一把，手上也湿了。

玉石烟嘴

■高 军

武搞了鬼。

这天两人又碰面了。乃武刚要张口打招呼，乃明从嘴上拿下烟袋杆，双手背在身后倔倔地向远处走去。那个玉石烟嘴在阳光照耀下一闪一闪地反着光，很晃眼。

区里干部得知这种情况后，做了适当解释：“真实情况不是这样的！乃武是干部，干部是不允许搞特殊的。凡春至今还一直闹着要到部队去。再说，日本鬼子经常扫荡，在区里也得打仗，照样有危险有牺牲啊。”

半年后再次扩军，凡春争着从区里参军到部队去了。

几年后传来消息，凡树和凡春在不同的部队先后牺牲在对日作战战场上。两家都很悲伤。乃明除感到失去自己儿子难过外，心里还有一种对乃武的愧疚感。

根据抗战形势需要，上级再次号召扩军。大家怕乃武触景伤情，没让乃武参与这项工作。

这天上午，乃明正在南庙院墙跟前

去当兵打日本鬼子，你和俺娘总是说让我读完书再去，这回可好了！”

乃明也是吐口唾沫砸个坑的人，让儿子凡树报名走了。

村里这次出去了 11 个人，超额完成扩军任务。

见了面，乃武总是主动跟乃明打招呼。家中有人去当兵就是军属，村里平常对乃明照顾不少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乃明脸上有愧色，觉得自己真不该逼乃武，让那么小的孩子去当兵。何况乃武家就这么独根独苗一个儿子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自己算是怎么着呢。

凡春上过学，识文断字，能写写画画。区上需要这样的人，所以他没有随部队远去，而是被留在区里工作。这样，乃明心里才好受一些。见面后，乃明会将烟嘴主动递过去，乃武也不客气地接过来，衔着玉石烟嘴抽几口。

但是，不几天后村里又有了一些说法。说有人好办事，别人都上前线，乃武当干部所以托关系将自己的孩子留在区上。有人越说越有气，竟然觉得真是乃